

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战犯罪

谢忠厚 谢丽丽

内容提要 笔者在《华北(甲)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一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中,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华北(甲)一八五五细菌部队的组织系统及其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本文作为前文的补充,主要依据档案文献,以时间为序,对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战罪行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考察和揭露。

关键词 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 细菌战

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是侵华日军继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其细菌作战范围主要在华北。华北的广大乡村是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据的城市、交通线及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因此,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有别于东北地区 and 南方地区,虽然也有利用飞机大面积散播,但主要是与扫荡作战相结合来使用细菌武器,他们穿着白衣衫,打着防疫旗号,使用十分原始而又极其隐蔽的方式,使疫病突然地猖獗传染开来,而群众还以为是天灾,它所造成的疫情损失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是一支十足的化作白衣天使的魔鬼部队。

侵华日军驻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在战场上及各地城乡广泛而大量地使用细菌武器,主要针对八路军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在1937年至1940年,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间隙时间较长,使用规模亦较小;1941年至1942年,侵华

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开始由间隙使用为主转变为经常地使用为主,由小规模地使用为主转变为大规模地使用为主;1943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根据石井四郎在1943年4月总参谋部秘密“保号碰头会”上提出的“准备使用大量细菌武器,先发制人”的主张,及准备实施对苏、对美细菌攻击的计划,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及各种相应准备工作。据现有保留下来的部分资料记载,1938年至1945年间,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达70余次之多,致使华北军民死亡至少在27万人以上。以下以时间为序,例举(甲)一八五五部队细菌作战的主要事实。

1938年:

3月29日,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通电,“天津情报”,日军拟以数十架飞机在山西和陕西投下细菌炸弹;又“天津情报”,日军飞机100架在陕北数十县撒放剧性伤寒杆菌。呼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抗议和制止。^①

7—8月(阴历),日军在河南省商邱散布细菌,致使商邱城内王中山等19人患霍乱致死。^②

8—9月间,在河南商邱瓜地里,将霍乱菌用注射器打入瓜内,当时该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病。^③

9月,华北敌寇于各铁道、公路沿线,在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乱、伤寒等病菌,故华北疫病流行,民众染疫而死亡者在8月份一个月中已达四五万人。^④

10月,豫北日军在道清路两侧地区滥施霍乱及疟疫病菌,内

①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9日。

② 曹正林等20名死者亲属1955年3—5月的控诉书,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种村文三1954年8月31日口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 《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

黄、博爱等县每村均有百数十人罹病。^①

1939年:

8月,日军在濮阳城内井中投病菌,由井内淘得小瓷瓶甚多,经查明为伤寒菌。^②

1940年:

4月12日,3架敌机袭击河南西部内乡马山口,投下了装有泥、灰色纤维和昆虫的麻袋,其后伤寒流行,死亡80多人。^③

是年,日军由新城县大清河畔一个据点主动撤离时散布霍乱菌,使该村及大清河两岸村庄流行霍乱,传到根据地内。日寇还经常派特务在冀中各村庄利用水罐汲水将毒菌放到井里。^④

1941年:

2月,敌近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出价1元,预定收买10万只,用作繁殖鼠疫菌,向我阵地撒放。^⑤

3月,敌寇进扰冀西赞皇县竹里村一带时投放霍乱病菌,自年至今,该村患病者已达60余人,目前每日死亡均在二三人以上,附近村庄之传染亦极严重。^⑥

4月,晋绥边区反扫荡结束后,河曲县巡镇一带发现鼠疫,得病的人吐血、便血,短期内即死亡。^⑦

5月,我某部在苛岚五区查获化装挑担子小贩的敌探一名,他

① 朱德、彭德怀1938年10月11日电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25,3089。

② 节自孙工《沦陷区惨状记》,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③ 新华社李福民证词,载《东北日报》1950年2月14日。

④ 佟愚恒1950年2月9日控诉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1941年2月7日快邮代电,原件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⑥ 《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6日。

⑦ 节自郭士杰《日寇侵华暴行录》,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深入各村活动,行担内盛有好几个散播毒菌的老鼠。^①

夏季,日军派特务混入新兵,在冀中十分区(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散布带细菌虱子,致使分区司令部警卫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传染回归热病。^②

是年,在河北定县活动的八路军第二十二团,有回归热和诊断不明的热性病发生,一个营一天就有 20 至 30 人病倒。^③

1942 年:

1 月,敌扫荡定县撤退之后,投放老鼠跳蚤甚多,经我军用显微镜检查及化验结果,断定此为带鼠疫菌的病鼠。^④

1—2 月,日军扫荡撤退时,在冀中定县油味村及周围村庄,散布了大批带鼠疫菌的病鼠。^⑤

2 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以破坏太谷、榆社、和顺、昔阳 4 县的八路军根据地为目的进行扫荡作战。下旬,中队奉命掩护大队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 10 人散布伤寒菌和霍乱菌,在榆社及和顺县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及其他二三个不知名的村庄,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杖、面板、桌子等食器上涂抹细菌,又向水缸中、村中的水井中及附近的河中投放细菌。^⑥

2 月,绥远、宁夏、陕西、山西四省发现鼠疫,自 2 月 14 日至 3 月 2 日,五原死亡 205 人,河西死亡 82 人,磴口第五乡死亡 21 人,

① 《抗战日报》1941 年 5 月 7 日。

② 佟愚恒 1950 年 2 月 9 日控诉日军施放细菌的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河北省军区卫生部 1950 年 2 月 23 日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 《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28 日。

⑤ 石桥 1950 年揭露日军施放细菌的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⑥ 住冈义一 1956 年 5 月 31 日笔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陕西府谷县村民俞二安全家 14 口三日内死亡 13 口。^①

2 至 3 月,日军扫荡冀中正定、无极地区,扫荡太行区晋中武乡地区,均投放带有鼠疫杆菌的疫鼠甚多。^②

3 月,自去年底日机飞绥远、甘肃、陕西、山西四省后,于元月发现鼠疫,至本月初,绥远境内死亡 313 人,山西河曲死亡 26 人,陕西榆林也有死亡。^③

3 月,去年 12 月底日寇在河西澄口等地派细菌队 40 人散播鼠疫菌。本年 1 月 26 日至 3 月 12 日,鼠疫漫延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东胜等县 22 处,鼠疫发现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伊盟、惠德成南岸、准格尔旗等 61 处。套内死亡 287 人,伊盟死亡已达 100 人以上。^④

3 月,敌寇近日于冀中扫荡战中,散布身带病菌之鼠于各地。该鼠均不畏猫,行走至为迟缓,病态甚重,死后身有红色斑点。据实验结果,该项病鼠确系带有出血性败血症鼠疫病菌。^⑤

3 月,敌在冀中各地均散放疫菌,企图毒害我军民。前次除在油坊村发现敌人留置之疫鼠外,今又在韩口地区发现敌人所投之鼠疫菌。猪传染鼠疫后,浑身发烧颤栗,两耳下垂,眼睛上吊,号叫不止,三日后即死去。有猫 8 只吃疫鼠后,全身染红斑点后死

① 国民政府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 1942 年 3 月中旬第 2 号疫情旬报,原件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28 日。

③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 1942 年 3 月中旬第 2 号疫情旬报,原件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 卫生署快邮代电 1942 年 6 月 13 日三一防字第 9846 号,原件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⑤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 1942 年 3 月下旬第 3 号疫情旬报,原件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亡。^①

3月,日军扫荡冀南地区及冀鲁豫边区时,施放了很多带鼠疫杆菌的疫鼠。^②

3至4月,3月间在冀中无极、深泽,4月间在清漳河下游武乡一带,均发现敌在“扫荡”败溃后投放糜烂性毒气、鼠疫菌。^③

春,冀中捕获日本在华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其供词说:“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属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施放。当时冀中形势是敌我犬牙交错,所以只是一些试验,不能大量使用,只等把八路军压缩到山地或日本军队撤退时,才大规模的采用细菌战术。”^④

春,日军在晋绥边区五寨县城收集大批老鼠,进行“鼠疫实验”,城内居民因此死亡1500多人。^⑤

5月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报,据冀中可靠情报,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毒质之毒害与破坏,如将带侵蚀性药品溶解于擦枪油内,置毒药于食盐中及毛巾、肥皂上,售于边区,要求各地进一步研究防范的方法。^⑥

5月9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报,敌人的毒质战和病菌战,已由军队为主改作群众为主,由间隙施放为主改作经常施放为主,由小规模为主改作大规模为主,要求各地根据不同条件,深刻研

①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5日。

② 《解放日报》1942年3月28日。

③ 《新华日报》1942年7月20日。

④ 石桥 1950年揭露日军施放细菌的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185卷。

⑥ 晋察冀军区1942年5月5日作军字第26号,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究,发现新的方法,充分防范。^①

5月26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函发军区司令部关于防范敌寇毒质病菌进攻之对策通报,要求各地政府立即翻印散发各村,广泛宣传,严加防范。^②

7月,日军在山西省五台县麻子岗村施放带有病菌的老鼠,在一个月多的时间内,被感染患病者有48人,死了35人。^③

7月,参加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于五台地区制造“无人区”期间,第一军派遣细菌组人员,到五台县苏子坡、东长畛和麻子岗,散布细菌老鼠各2只。^④

7月,日军在雁北一带,强迫人民交纳虱子、老鼠、臭虫,喂养病菌,然后向抗日根据地散放,4月初,即屡令敌占区老百姓交纳胡须、鸡毛、老鼠。胡须不论老少每人交2两,鸡毛每间交2两,老鼠每人交2只。不能交出者,须用白银代替(据云每只老鼠折合白银1元4角)。伪广灵县政府下令各村每户交虱子、臭虫各5000,浑源、应县各伪县府亦有同样命令。^⑤

7月,日军三十六师团17春太行作战中,潞安防疫给水班散布细菌,日军患肠伤寒的士兵有20余名。^⑥

8月30日,上午敌机3架,在南阳上空盘旋,散播高粱、包谷

①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1942年5月9日队军字5号,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1942年5月26日世民社字第100号,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山西省医学院 1956年5月13日《医学鉴定书》,载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369页。

④ 菊地修一掩护散布细菌罪恶的反省,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 《新华日报》1942年7月20日。

⑥ 汤浅谦 1954年7月18日笔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17春,指昭和十七年春天,以下相同——编者注。

等甚多,经驻宛卫生队化验证明,系包裸鼠疫菌。^①

夏,日军潞安防疫给水班常去西营以看病为名抽血,有很多家得传染病,得病三天就死了。^②

秋,由于潞安防疫给水班散布细菌,三十六师团也发生了肠伤寒患者 36 名以上,收容于潞安陆军病院。^③

11 月,应县敌寇竭力统制应县盐池,并在盐内大放毒药。根据地军民患霍乱、痢疾、疟疾等病,与吃有毒盐有关。^④

11 月,近来,易县城之敌在县城四关及附近村庄,将所有的牛、驴、骡、马、猪、羊、鸡,借口“防瘟”实行注射。结果,立即肿起,不吃、不喝,大部分都死掉。^⑤

是年,日寇扫荡晋绥边区后,当地卫生机关即在河曲、保德一带发现散在性鼠疫患者,死数十人,经当地军政卫生机关协助人民隔离、断绝交通,始免于蔓延。^⑥

是年,八路军卫生机关曾在新乡发现敌人散播伤寒菌的装置,当地人民因伤寒致死的数十人。^⑦

1943 年:

2 月,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派三个人给山东省泰安市两名患天花的妇女注射伤寒病菌,两天后致死。^⑧

3 至 4 月,日寇数次到定县南部油味村扫荡、搜查,离去后施

①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 1942 年 9 月中旬第 20 号,原件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王计则 1953 年 12 月 24 日检举书,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汤浅谦 1954 年 7 月 18 日笔供。

④ 《解放日报》1942 年 11 月 25 日。

⑤ 《晋察冀日报》1942 年 11 月 10 日。

⑥ 林茂美 1954 年 10 月 4 日口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⑦ 第二野战军卫生部 1950 年揭露日军散布细菌的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⑧ 林茂美 1954 年 10 月 4 日口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放在街上、胡同里不少病鼠。当时统计,得病不几天而死者有 70 之多。同时,在油味村附近的西城村,深泽县的西内堡、杨村,亦有相似事情发生。^①

春,日军向灵寿侵袭,战斗结束后,上、下石门村到处都有老鼠、跳蚤。上、下石门共 200 多户,最厉害时每天有 40 到 60 个人病死。万司言村只有 70 多户,每天竟有 10 至 20 人病死。驻万司言和上、下梯子村的八区队也得病 80 名左右,死亡 36 人。^②

春,日军扫荡晋绥边区八分村,在屯兰川一带散播大量伤寒病菌,后来伤寒病蔓延各村,仅营上一个不满百户的村子,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50 多人。^③

春,日军三十六师团 18 春太行作战时,潞安防疫给水班散布细菌,日军士兵也有传染回归热患者和肠伤寒患者。^④

夏,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于上半年抛出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在“预防”的外衣掩护下,于夏天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伪北平《新民报》报道,截止到 10 月度,全北平市发现霍乱患者 2136 人,死亡 1872 人,路倒死亡 92 人。^⑤

8 月上旬,据长田友吉供认,西村防疫给水部与第二陆军医院在北京市内散布霍乱菌后,根据西村防疫给水部部长、军医大佐的命令,200 名华北卫生部下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队员,及 50 名西村

① 河北省军区卫生部 1950 年 2 月 23 日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河北省军区卫生部 1950 年 2 月 23 日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抗战日报》1943 年 11 月 2 日。

④ 汤浅谦 1954 年 7 月 18 日笔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 《北京晚报》2001 年 1 月 18 日。

防疫给水部、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病理试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共 250 人，于北京市内对市民进行检索霍乱菌，强制检查了尸体 750 具，把重患者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屠杀了中国人民 300 名。^①

8 月 21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召集使馆、领事馆、华北交通、华北政务委员会、北京市卫生局、警察局有关人员会议，由石井部队长报告所谓“华北防疫强化对策”，自 23 日起实施。规定：防止由虎列拉病原地带的传染；果物不得当地军的许可禁止向外地域输送；禁止在石门——新乡（不在内）、石门——德县、济南——德县（不在内）之间的各站及北京、张家口、大同、包头、怀来各站乘车；石门——新乡、大同（沿着铁道路线的道路）以南、卫河以西、以内的汽车禁止通行；禁止在华北铁路各站贩卖果物野（荒）菜；禁止白河、子牙河、滏阳河、南运河、卫河的航行。^②

8 月，在济南防疫给水分部制造出肠伤寒及巴拉伤寒的生菌共 16 桶半，每桶的直径 40 公分，高 50 公分，分三次由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将 15 桶用飞机运走，撒布在陇海路以南地区及京汉路沿线地区。^③

8 至 10 月，林茂美的证言，日第十二军在鲁西地区实施霍乱作战（称谓“北支方面军第 12 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目的是撒布霍乱菌，大量杀戮中国人民和为准备攻击苏联作日军抵抗试验。参战部队，有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长第五十三旅团一部，独立步兵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大队；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大队；师团工兵；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

① 长田友吉 1954 年 11 月 1 日口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石井四郎 1943 年 8 月 21 日在华北防疫会上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竹内丰 1954 年 8 月 21 日口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部、师团防疫给水班,共 3500 余人。还有第十二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蒙疆坦克部队、航空部队的一部分、保定陆军医院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将卫河决堤,乘势撒放霍乱菌,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遭灾,霍乱流行。^①

8 至 10 月,据矢崎贤三笔供,日军在鲁西霍乱作战中,由独立步兵四十四大队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的堤防决溃,第三中队将南馆陶北方约距 5 公里远的堤防决溃,第二中队决溃了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同时,第五中队和机枪中队又用铁锹将临清大桥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破坏,掘成宽 50 公分、高 50 公分、长 5 米的决口,决堤后,由于泛滥洪水的冲撞,又将 150 米长的一段堤防决溃。并将霍乱菌撒放在卫河水里,利用泛滥的洪水扩展蔓延。因此,滔滔的洪水就奔向解放区流进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在南馆陶附近 150 平方公里,从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到河北省威县、清河县一带 225 余平方公里,从临清到武城县、故城县、德县、景县一带 500 余平方公里,总计 875 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从 8 月下旬到 10 月下旬之间,杀害了约 227500 名中国和平农民。^②

9 至 10 月,据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材料,日军在因连续降雨河水大涨之时,于临清大石桥等处将卫河掘口,又在鸡泽县将滏阳河掘口,并破坏漳河河堤,致使洪水泛滥,不完全统计,全区受灾县 30 多个,灾民 400 余万人,其中以三专区的馆陶、六专区的武城、故城、清河等县受灾最重。并全区普遍霍乱流行,“自 9 月发现,10 月上旬开始自北向南、由东而西在全区蔓延。巨鹿县因霍乱而死者达 3000 人;三分区曲周县东王堡村 150 户人家病死 600

① 林茂美 1954 年 7 月 28 日证言,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矢崎贤三 1954 年笔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人;馆陶榆林、来村、法寺等村 10 天内病死 370 余人;四分区威县南胡帐村 170 户死 210 余人;邱县梁儿庄 300 户死去 400 人,有 20 余家成了绝户;六分区垂杨、枣南、清河疫情也很严重,清河黄金庄村一村就死了 200 余人”。仅上述 6 县 7 村即感染霍乱而死亡 4180 人以上。^①

1944 年:

2 月间,汉奸在冀氏县蓝村的井里投毒,很多居民得了重伤寒。^②

4 月间,日军在山西长治交城村井中散布伤寒菌,该村传染 19 户 71 人,死亡 16 户 31 人,死绝 3 户。^③

4 月间,日军在山西长治北石槽村井中投放伤寒菌,该村传染 17 户 101 人,死亡者 36 人。^④

4 月间,山西屯留姬村因日军散布伤寒菌,有 36 户男女 97 人传染伤寒病,其中 13 户死亡男女 13 人。^⑤

4 月间,山西长治寨子村传染伤寒,至 6 月间,共传染 15 户 65 个人,男人 35,死亡者 17 人。^⑥

4 月间,山西长治下西街小北营开始传染伤寒病,至 7 月间,生病 27 户 58 人,死亡 29 人。陈文景家男女 4 口全部死亡。^⑦

5 月间,山西长治宋家庄突然传染伤寒,全村病 14 户 53 人,

① 《冀南革命斗争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6—257 页。

② 《太岳日报》1944 年 3 月 3 日。

③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 119—2—1106。

④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 119—2—1106。

⑤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 119—2—1106。

⑥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 119—2—1106。

⑦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 119—2—1106。

死亡者有9户13人。^①

5月间,山西长治焦家庄村忽然传染伤寒,至7月,全村得病者8人,死者4人。^②

5月间,山西长治针漳村突然发生伤寒,至8月流行到全村13户,男女77人患病,死亡男17人,陈昌孩全家23口有22口传染得病。^③

5月间,山西屯留北渔泽村伤寒流行,全村有40户189人得病,死亡38人。^④

6月间,山西潞城县南岳镇村伤寒病流行,有12户46人患病,死亡10人。^⑤

6月间,山西屯留北渔泽村,因日军侵占时散布病菌,全村统计40户,得伤寒病者189人,死亡38人。^⑥

秋,日军扫荡时,在界河东放了不少老鼠。^⑦

11月,山西人民近年来疾病发展是惊人的,最普遍的病是伤寒、斑疹、赤痢、鼠疫、花柳、梅毒、白喉、天花、霍乱、回归热、脑膜炎、急性肺炎等。估计妇女有性病者占68%,小孩死亡率56%以上。^⑧

11月,近来晋察冀各地虐疾、痢疾流行,其中有严重者以平山某村病人达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分之一,并陘八村的病人占总人口

①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119-2-1106。

②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119-2-1106。

③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119-2-1106。

④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119-2-1106。

⑤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119-2-1106。

⑥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中档119-2-1106。

⑦ 《抗战日报》1945年4月5日。

⑧ 节自《敌人在华北的暴行》,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百分之二十二，满城五个村共有病人 440 人，徐水某村病人达总数百分之七十，有的村庄一天死三四个人，完县西朝阳仅儿童即病了 200 多人，平北涞水紫石口村也病了三分之一的人。^①

11 月，日军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命令十二军配属的防疫给水班，在部队攻击林县及 县东方地区八路军撤出时，在三四个村庄里散布了霍乱菌，结果，“在林县有 100 名以上居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很多”。^②

是年，于河南作战时，以对新乡一带救济为名，将伤寒菌掺入大米和白面里，杀害了很多的中国人。^③

1945 年：

1 月 13 日，伪大同省勒令所属各村限期交纳定量蚤虱、老鼠，朔、代等县要每间交老鼠 5 至 10 个，平鲁南丈子每村要老鼠 2000 个、虱子 2 两，准备大量制造鼠疫，毒害解放区军民。^④

1 至 5 月，敌寇绥远巴盟公署训令向绥远各地要活老鼠，分张家口、集宁、大同、厚和、包头等五处。1 月至 3 月为第一期，3 月至 9 月为第二期。朔县、平鲁敌向每间各派 2000 只老鼠，令每间交虱子 1 斤半，并要活的，限几天内交齐。1 月 13 日伪大同省治卫处命令每村捕捉 2000 只老鼠，限期缴到。南丈子敌也强迫群众捕捉。^⑤

5 月，在潞安与独步十四旅团长元泉馨秘密商妥组织细菌战。此后，在潞安地区 8 个村庄进行了细菌战，同时指示前方部队均使

① 《抗战日报》1944 年 11 月 18 日。

② 铃木启久 1955 年 5 月 6 日口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中岛京子 1954 年 11 月 23 日笔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 《解放日报》1945 年 4 月 2 日。

⑤ 《抗战日报》1945 年 1—6 月。

用细菌。当潞安撤退后,在沁县亦两次使用细菌。^①

6月上旬,藤田茂根据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中将“将来对美国作战要实施细菌战的意图”,命令村上参谋和防疫给水班班长协商,作好细菌战的准备。^②

从上列细菌战事例,可以看出,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使用的细菌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鼠疫、霍乱、伤寒,也有回归热、痢疾等,不仅向军队使用细菌战,而且对城乡居民使用细菌战,既靠其防疫给水部队在战时散布细菌,又利用汉奸在根据地乡村散布细菌,既在一些村庄散布细菌,也同时在数十个县,甚至华北数省使用细菌武器,既直接杀害中国军民,又同时准备将来对苏、对美实施细菌攻击。

附: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细菌战死亡人数统计表

日期	地点	细菌种类	死亡人数	备注
1938年7—8月	河南商邱城内	霍乱	19	
1938年8月	华北交通沿线	霍乱、伤寒	40000	系四五万之低数
1940年4月	河南马山口村	伤寒	80	
1942年2—3月	五原、河西、磴口、 府谷	鼠疫	321	
1942年1—3月	绥远、山西、陕西	鼠疫	339	
1942年1—3月	五原等县83处	鼠疫	387	
1942年春	五寨县城	鼠疫实验	1500	
1942年7月	五台麻子岗	鼠疫	35	
1943年2月	山东泰安	伤寒	2	
1943年3—4月	河北定县油味村	鼠疫	70	几天内死亡人数
1943年春	河北灵寿上下石门 等村	鼠疫	116	一天死亡最多数
1943年春	晋绥边区营上村	伤寒	50	系一个月死亡数

① 种村文三1954年6月笔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藤田茂1954年8月31日口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日 期	地 点	细菌种类	死亡人数	备 注
1943 年 8 月	北京城	伤寒	1872	矢崎贤三供词
1943 年 8—10 月	山东西部	伤寒	227500	
1943 年 9—10 月	河北巨鹿等县 7 村	伤寒	4180	
1944 年 4 月	山西交城村	伤寒	31	
1944 年 4 月	山西北石槽村	伤寒	36	
1944 年 4—6 月	山西寨子村	伤寒	17	
1944 年 4 月	山西下西街小北营	伤寒	29	
1944 年 5 月	山西宋家庄	伤寒	13	
1944 年 5 月	山西焦家庄	伤寒	4	
1944 年 5 月	山西针漳村	伤寒	17	
1944 年 6 月	山西南岳镇	伤寒	10	
1944 年 6 月	山西北渔泽村	伤寒	38	
1942 年 11 月	河南林县	霍乱	100	
合 计	25 次	鼠疫霍乱伤寒	276427	不完全的统计数字

仅据上述细菌战事例中 25 宗有具体死亡数字者统计,日军在华北使用细菌攻击,即致使华北军民遭感染而死亡者至少达 27 万人以上。

(作者谢忠厚,1939 年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谢丽丽,1972 年生,河北省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责任编辑:刘 兵)